

✓  
21

#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四輯

(內部發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編  
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员会

#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

## 第十四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  
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 編

一九六四年六月·成都

(内部发行)

#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 
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 编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64年6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本期定价：0.80元

## 編輯凡例

- 一、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，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。所选的資料大部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，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，因此，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，借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。
- 二、本選輯所选資料，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，不拘体裁，只要有史料价值，均可选入。
- 三、为了帮助历史工作者研究的需要并保存历史資料，本選輯所选范围，并包括重要原始档案、遺著手稿以及仅見孤本（包括报纸刊物）中的珍贵史料。
- 四、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，欢迎閱者提出质疑、补充和訂正。
- 五、本選輯对来稿可以加以摘录、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护国战争在川始末 .....     | 李有明 ( 1 )      |
| 1917年成都罗刘戴刘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之战 .....           | 鄧錫侯 田頌堯 ( 24 ) |
| 丁巳蜀战亲見备忘 .....     | 鄧之誠 遺稿 ( 35 )  |
| 刘戴混战有关見聞 .....     | 鄧汉祥 ( 47 )     |
| 刘戴成都巷战亲历 .....     | 楊思义 ( 51 )     |
| 刘罗刘戴混战文电录要 .....   | 本刊編輯室 ( 63 )   |
| 刘罗战中灾情一斑 .....     | 四川省志資料室 ( 73 ) |
| 刘罗战中武成門尸骸掩埋記 ..... | 黃 綬 ( 80 )     |
| 刘戴成都巷战血迹記 .....    | 余承基 遺稿 ( 84 )  |
| 一二两軍混战中泸州一年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兵匪七进七出 .....       | 蔣守仁 ( 106 )    |
| 二刘混战中泸州惨祸 .....    | 蔣守仁 ( 111 )    |
| 二刘战罢战区巡礼 .....     | 金滿成 ( 114 )    |
| 靖边部改組及其对布拖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彝人的屠杀 .....        | 嶺光电 ( 129 )    |

## 关于国民党军队屠杀大凉山

彝族的回忆.....潘学源 (138)

伪廿四军进攻普雄的前因后果 ...胡恭先 (152)

我经手发行四川军用银票.....唐宗堯 遺稿 (162)

## 四川军用银票发行始末

概况.....丁少鹤 徐 健 (166)

重庆“盟友联谊社” .....唐紹武 (175)

## 解放前成都市的“治安”

情况.....侯少煊 熊倬云 (185)

我的土匪罪恶生活 .....善 成 (213)

胡琴圣手陈彦衡 .....陈虞表 (228)

陈彦衡与京剧胡琴的发展 .....陈富年 (236)

## 正誤表

# 护国战争在川始末

李 有 明

## 一、初期部署及各方面的活动

当蔡锷被推任云南护国军总司令，在商讨出师计划和编制时，皆认为四川居长江上游，北连秦隴，护国军出师，若能控制四川，使四川脱离北洋的关系，参加反袁，风声所至，必能引起全国各地响应，逼使袁世凯垮台。于是在护国军总司令下设两个军，第一军出四川，由蔡锷亲自率领，罗佩金任总参谋长，所属赵又新、顾品珍两梯团，分率董鸿勋、何海清与祿国藩、朱德四个支队，师出永宁取泸州，是为中路主军。另以刘云峰梯团率邓泰中、楊綦两支队由昭通取叙府，是为左翼军。以戴戡率黔军，出松坎攻綦江进窥重庆，是为右翼军。第二军师出广西，由李烈鈞任总司令。

由蔡锷带往四川作战的护国军共有三千余人。而当时四川将军陈宦除原带领入川的北洋军伍祥祺、馮玉祥、李炳之三个混成旅外，还统率川军周駿、刘存厚两个师和黄鹄举、鍾体道两个混成旅，同时，袁世凯又正抽调北军曹錕部队入川，兵力大大超过护国军。

蔡锷在北京时即与陈宦常有往来。陈宦奉袁世凯之命来川，蔡锷曾经向陈宦介绍了三个湖南人随陈入川任事，其中

之一的雷飏就被陈宦派往川軍刘存厚师担任旅长。而陈宦所率北洋軍中的伍祥禎，蔡鍔又是他的老上司。护国軍出师，能否控制四川，如单拼軍事实力，实难取得胜利，故蔡鍔在发动軍事起义的同时，即注意从政治上爭取陈宦、刘存厚等人向袁倒戈。当云南宣布起义那天（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），蔡鍔即致电陈宦，内称：“我公高瞻远矚，諒早洞烛及此。若能登高一呼，将見众山立应，除此大慙，另建新邦，此間同仁，佩公甚至，亦当惟馬首是瞻”（政协全国委员会《文史資料选輯·第一輯》金汉鼎：《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記》）。一开始就使了一个攻心战术。

当时，四川陆軍第二师师长刘存厚被陈宦派任川南清乡軍总司令，駐守泸州。清末，蔡鍔任云南新軍协統时，刘在他的部下，与唐继尧、雷飏、刘云峰等同任管带，并与蔡鍔同为留日士官生。因此，蔡鍔在起义前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即以“馬”电致刘的旅长雷飏，授意爭取刘氏，相机倒袁。原电云：

鍔十九日抵滇，与莫公暨各将領备极欢洽。京师禁秘，苦难通信，故无由以胸臆相告，歉极。……袁氏詭詐阴險，此次謀叛，附和最力者不过寥寥数輩，然皆另抱目的，实已陷于众叛亲离之地，傾复甚易。一切計劃早已分途并进，深信其确有把握，較之辛亥之役或尤易之。現各省如桂省陆、陈，宁省馮，早已决心，业作准备；贛、湘、浙、魯久通联络，已得贊可；粵省党人运动亦已成熟。拟同編三师，分出湘、蜀，軍隊現已集中，尅日出发。望与积之师长速作准备，相机因应，不揣刘、周两师，于滇黔之师未抵川境以前，能独立发动否？如虑难支，不妨稍待。李植生日內启程



来泸与先生暨积之接洽一切。……(原文見《松坡軍中遺墨》手稿)

据雷颢所写《蔡松坡先生事略》一文中說：“当时颢在泸州，接到蔡公‘馬’电，即与陈宦之高等顧問刘一清、永宁道尹修承浩持电与师长刘存厚秘商办法。刘极表贊同，并允秘电川軍各知友一致行动，反对帝制。”

二十二日，蔡鐸又和唐继尧联名以“漾”电致刘存厚說：

鐸昨偕戴循若、殷叔桓諸君抵滇，曾致时若(雷颢——笔者)一电，并囑轉达尊处，計入覽。鐸等有怀欲吐者久矣，而苦无其机。今事迫，敢披瀝以告。……滇日內首义，与袁宣战。滇决出二师分援湘、蜀，共图中原，現已先发一旅。吾兄热忱爱国，志切同仇，諒已早具同心。望速作准备，尅日发动，并将計劃大致及川中近况电示，以便相机援应。(原电見《松坡軍中遺墨》手稿)

自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云南討袁通电发出后，西南大震。陈宦亦电令刘存厚由泸州移駐叙永(永宁)，并派队扼守古蘭雪山关，防堵护国軍入川。此时刘存厚已受唐继尧、蔡鐸来电影响，有心合力倒袁，不願放弃泸州形胜之地，故迟迟其行。陈宦再电催促，并另派川軍周駿所部熊祥生旅进駐泸州。刘到此时，始率部离泸州移駐納谿。陈宦又由川北調伍祥禎旅防守叙府，而以馮玉祥旅駐內江，作为叙泸之間的策应。

从川軍和北軍在川南兵力的部署来看：护国軍左翼刘云峰梯团取道昭通向叙府进兵，即与北軍伍祥禎部相遇；蔡鐸所率中路軍向納谿、古蘭进軍即与刘存厚、雷颢所部接触；加以蔡、刘、雷颢等事先秘密函电的联系，以及陈宦坚持拥

袁，北軍又緊迫在劉部後面，等等情況；因此，出現了在戰爭中較為微妙而又錯綜複雜的狀態。

## 二、護國軍進占叙府，北軍四路反扑

袁世凱得到雲南起義的警報，即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五日，命虎威將軍曹錕率張敬堯、李長泰所部沿長江入川，協助陳宦並進窺滇、黔。

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，從昆明先行出發的護國軍第一梯團劉云峰率鄧泰中、楊綦兩支隊，經昭通、鹽津（舊老鴉灘）抵達滇、川接壤的新場（鹽津縣南）地帶。隨劉云峰入川準備召集舊部、號召川人協同討袁的川籍人士有熊克武、但懋辛、李蔚如、余際唐、王維綱、鄒有章、傅常、周官和、張沖、彭竹軒、鄭奠堃等人。

時新場前面，川邊高山險要的燕子坡上面和劉云峰部右側馬耳朵梁子上，皆有北軍和朱登五部漢軍（清巡防軍，辛亥後改編稱漢軍）拒守。

十七日，護國軍向燕子坡進攻。一支隊鄧泰中部仰攻不利；二支隊楊綦繞道許堰，突擊敵後，攻克燕子坡。護國軍乘勢追擊，連克黃坡耳、鳳來場、捧印村。據劉云峰手稿《護國軍筆記》中述稱：

及至滇邊之老鴉灘河之對岸，即川邊之燕子坡，山甚高，川滇大路即由此經過。北軍第四混成旅長兼川南鎮守使伍祥禎已派兵守之。此處居高臨下，無法仰攻。乃令鄧泰中率兵一營炮一門在燕子坡小高地上為佯攻，余同楊綦率領其餘隊伍在老鴉灘下游渡河，繞攻其側背。因出其不意，一擊即敗之。隨即尾追，并

占領凤来場、捧印村等处。

十八日，一、二支队由捧印村繼續前进，午后二时抵横江附近之黄果村。此处有北軍伍祥禎旅一混成团和汉軍数营据险扼守，激战至午后七时，护国軍占領横江。

十九日，护国軍分两路直搗安边（位金沙江北岸，叙府、屏山之間）。一支队在金沙江南岸，以大炮轰击，牵制安边北軍；二支队由安边上游楼东附近渡金沙江，抄襲安边北軍。渡江后，遇由屏山方面来之汉軍，互战，击毙汉軍营长戴鴻智和士兵百余人。据刘云峰同上手稿述称：

敌退至横江及黄果村又設防，并加巡防数营据险頑抗。我軍分两翼夹击之，敌不支潰退，我即尾追至金沙江南岸。江之北岸即安边，系一重鎮，为滇川孔道，須在此处渡江，但安边敌用全力守之。因隔江无法由正面攻之，乃仍令邓支队长泰中率兵一营炮一門在南岸为佯攻；余夜間同楊藎支队长率其余队伍从江之上游繞出五十里外，用小船及竹筏渡江。及繞及安边后方，日将暮矣。敌人只顧前面，未顧后方，我軍得从容布置。及将步兵展开，炮兵陣地安好后，一发炮，步兵即冲入敌陣地。敌人未能还击，用刺刀互戩后，即潰不成軍，四散逃亡，并毙其营长戴鴻智。至天黑时，我軍方欲入安边鎮，而其留守部队又由鎮內放机枪，我軍又退至山头防守。至翌晨，始完全占領安边，遂向柏树溪追击。敌退踞叙府，我即在城西翠屏山布防。地方人士即結队欢迎我軍进城，……

二十日，护国軍在楼东、安边一带搶渡金沙江，占領安边和叙府西南的軍事要地柏树溪，北軍退守叙府。

同日，刘存厚秘密召集所部营长以上的軍官在叙永忠烈

宮歃血宣誓，拥护共和，反袁护国。据刘存厚在所写《护国川軍战記》中說：

当时，厚任川軍第二师师长……密集本軍主要將領陈礼門、刘柏心、舒云衢、梁鎮、廖謙、邓錫侯、田頌尧等，商詢反对帝制意見，僉表贊同。厚遂于一月二十日集所部全体軍官，于叙永忠烈宮宣誓，均願以身报国，拥护共和，鏟除帝制，銳意倒袁。

二十一日，刘云峰部占領叙府。

此时，川南各地部分地方团队和熊克武原五师的旧部，如江安的蔡时敏、熊授勛，况場的倪煥文，安岳的蓝大猷及呂超收編的陈华封等均紛紛来归，川人反袁，声势漸盛。唐继尧遂委熊克武为护国四川招討軍司令。

袁世凱聞叙府失守，大震。下令褫夺伍祥禎川南鎮守使职，責令戴罪立功。陈宦調兵由泸州、南溪、富順、犍为、屏山反攻叙府。据刘云峰同上手稿中說：

袁即派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由泸州出发，伍祥禎之第四混成旅（曾經整頓已不完全）由叙北白花場出发，陈宦之警卫团及川軍数营由警卫团长倪聘卿率領自成都順江而下，巡防軍統領朱登五調集防軍十余营在叙府之南伺隙而动。总計袁氏兵力至少約有一万五千余人。馮玉祥攻叙之东；朱登五攻叙之南。

刘云峰乃急密电駐納谿川軍刘存厚，希其早日进攻泸州，藉分敌势，用解叙府之围。时刘存厚部所拟作战計劃：欲乘曹錕軍隊未入川之先，待蔡鍔所率滇第一軍先头部队进入古蘭雪山关时，出敌不意以主力攻取泸州，以一部略取江安、南溪，掩护滇軍集中泸、納，然后联合分向成、渝进军。

二十六日，蔡鍔中路軍先頭部隊董鴻勛支隊到達雪山關，並與劉存厚部取得聯繫。

二十八日，劉存厚命所部舒雲衢為先遣支隊，佔據納谿城東南的棉花坡、馬鞍山一帶高地。劉部隊伍開始全部向納谿集中，計劃先佔領江安、南溪，然後乘勢進攻瀘州。

同日，北軍四路先後反攻叙府開始。

二十九日，第一路北軍伍祥禎旅由自流井、富順方面來攻叙府，在叙北宗場附近的斗牛谷與鄧泰中支隊馬鑫培營激戰。

同日，劉存厚由叙永到納谿。

三十日，劉存厚命所部田頌堯支隊向江安、南溪進攻。叙府方面護國滇軍與北軍宗場之戰仍激烈進行。

三十一日，楊綦支隊增援宗場，與馬鑫培營合力擊退宗場北軍。同日，第二路反攻叙府的北軍馮玉祥旅由南溪向叙東推進，楊綦支隊田鍾谷營與之戰于叙東白沙場。

同日，劉存厚在納谿以護國川軍總司令名義發出告全川軍民的討袁露布。

二月一日，楊綦赴白沙場指揮作戰。

二日，劉存厚部田頌堯支隊由納谿出發，佔領江安。

三日，田頌堯支隊佔領南溪；楊綦支隊田鍾谷營擊敗由南溪進窺叙府的馮玉祥部于白沙場，擊斃北軍營長一人，連長三人，馮玉祥在戰鬥中負傷；劉存厚部鄧錫侯支隊從納谿北渡長江，佔領石棚、方山，擬由此進攻瀘州西面軍事要地龍透關。

第三路反攻叙府的陳宦親軍，由犍為順流而下，與第四

路由屏山攻叙的汉軍朱登五部汇合，向叙府西柏树溪、牛喜場进攻，并再犯宗場。

五日，滇軍击退宗場北軍。

六日，滇軍击退柏树溪、牛喜場北軍和汉軍。

陈宦四路調兵反攻叙府，所用兵力計有伍祥禎、馮玉祥两旅和陈宦亲軍及朱登五汉軍数营，但互相沒有密切配合；时在叙府的刘云峰梯团仅士兵五营，而能机动調配，加以川軍四面配合，群众支援，終将其各个击破。陈宦反攻叙府的計劃完全失敗。<sup>①</sup>

### 三、泸納鏖战，蔡錕退駐大洲驛

一九一六年二月四日，董鴻勛支队到达納谿，会見刘存厚。

二月五日，滇、川軍会攻泸州南岸蓝田坝，六日晨占領蓝田坝，北軍敗渡长江。董鴻勛和刘部团长陈礼門、邓錫侯在蓝田坝会商攻取泸州計劃，决定以主力由蓝田坝下游太安場渡江，經罗汉場向小市进攻，占領五峰頂以取泸州。七日，董鴻勛、邓錫侯、田頌尧部由太安場北渡长江，进攻泸州东

---

① 本段所述从一月十六日到二月六日，护国軍与北軍战况，见于：

(1) 刘云峯手稿《护国軍筆記》

(2) 《四川文史資料选輯·第三輯》邓錫侯、田頌尧：  
《四川护国战役始末》

(3) 庾枫漁：《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記》

(4) 政协全国委员会《文史資料选輯·第一輯》金汉鼎：  
《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記》

面大龙山、罗汉場。陈礼門留守月亮岩、蓝田坝。八日，护国軍占领大龙山。九日，占领罗汉場、小市，在五峰頂上已可望見泸州城。

此时，守泸州的熊祥生旅早飞电成、渝請援，而曹錕、张敬尧、李长泰所部北洋軍先头部队已陸續到达泸州。当护国軍占领太安場北渡长江时，熊部与北軍即潜师由月亮岩南渡，攻取蓝田坝，截断了納谿刘存厚总部和已渡江董鴻勛等支队的联系和归路，陈礼門憤极自杀。

十日，滇軍赵又新梯团长率部到达納谿，即率軍往援蓝田坝。十一日，董鴻勛等支队复由长江北岸退回南岸太安場，并向納谿方面轉移。十二日，护国軍在納谿东南一带布防，面对由泸州过江据蓝田坝的北軍。十三日，滇軍何海清、祿国藩、朱德等支队，先后开抵納谿。

此时，北軍精銳已陸續到达泸州，并由蓝田坝向納谿进攻。护国軍与北軍战綫北起长江，南到永宁双河場，纵横百余里，激战二十余日。

二十一日，蔡鍔在給唐继尧电中說：

我軍激战兼旬，耗弹頗多，炮弹現只存二百发，枪弹除原領者悉数用罄外，縱列弹药亦耗三之一。各部队紛紛告急，請予补充。逆料在川境内尚有数場恶战，务乞飭兵站速配炮弹三千顆，枪弹每支加发三百发，赶运来泸，不胜禱切。

二十三日，蔡鍔由永宁到納谿与刘存厚共商作战計劃，决調集兵力，于二十八日对北軍实行总攻击。

时蔡鍔所率护国滇軍仅三千余人，而北軍曹錕、李长泰、张敬尧部和川軍周駿所属熊祥生旅兵力数万，不仅众寡悬

殊，械彈補充亦很困難。二十四日，蔡鍔在給唐繼堯電中又說：

我軍現額實不足四千，其中義勇隊近千人，戰鬥力尤弱。劉師（指劉存厚——筆者）索餉則號稱四千，臨戰則莫名一兵。……所最苦者，彈藥未能如時到手，每難收戰勝之效。老兵傷亡無已，練之兵補充（？），致戰鬥力因而日弱。務望冀公將每槍所儲彈藥千發，悉數飭解，分存畢、永，並每月撥送補充兵五百乃至千人，則逆援雖眾，不足平也。

雖蔡鍔連電催促，但坐鎮後方的唐繼堯仍未積極支援，正如蔡鍔所說：“彈藥未能悉加補充，而餉項已罄，乞靈無效。”在此情況下，他又向唐繼堯提出以戴戡所部速由松坎、綦江進攻重慶以牽制北軍主力的作戰計劃。二月二十四日在給唐的電中說：

就現時局勢觀察，袁逆所稱為最精銳之七、八兩師，悉注瀘、納。此間若轉取守勢，牽制其主力，以重兵趨綦、渝，甚屬得機得勢。渝既得手，瀘逆後路既斷，驅除自易。

可是他這個計劃，未得到唐繼堯及時採納。而劉存厚、羅佩金以右翼遲遲，亦恐孤軍抗擊，對己不利，表現消極。因此雖在二月二十八日的猛攻中曾重創北軍，但實際只不過是以攻為守，而且不能使局勢轉危為安，仍只好暫時撤退，整頓隊伍。

二十八日猛攻納谿之敵開始後，二十九日蔡鍔在給唐繼堯、劉顯世、戴戡等人電中說：

士卒堅定，上下一心，雖傷亡頗重，晝夜不能安息，風餐露



宿，毫不为沮。惟曠日相持，敵能更番休息，我則夜以繼日；敵則源源增加，我則后顧難繼；言念前途，至為焦灼。今昨兩日，舉全力猛攻，逆軍戰綫已成銳角形，其正面尚依然未動，良以地形艱險，守易攻難。現決心繼續猛攻，如能击潰，可望轉危為安。如再無進步，為全軍計，祇有另擇陣地扼守。一以伺敵制勝，一以迂延时日，用待時變。劉部（指劉存厚——筆者）子彈告匱，士氣尤極頹喪，告急之書，日必數至。馮、伍余孽，亦有卷土重來之耗。合江方面逆軍千人，有已抵赤水，繞出我后之說。

三月二日，蔡鐸調防守叙府的劉云峰梯團金漢鼎部來納谿助戰。叙府旋即失守，護國軍退至橫江。當時金部調納谿后，叙府守軍，據劉云峰同上手稿中說：

留田營及暫編呂超、周官和兩支隊守叙府。但田營不滿百人，呂、周兩支隊系新兵，共計亦僅三四百人。……馮、伍兩旅，偵知叙府空虛，同來會攻叙府。……叙府失守后，余即退至橫江。……蔡公……乃令余佯為反攻，牽制馮旅東下援助張敬堯。翌日，余即由橫江出發，行抵長江南岸之某村，馮旅即派其參謀長蔣鴻遇（蔣某系保定軍官學校同學）來。彼言馮旅長系辛亥革命在灤州首義之人，袁作皇帝，彼不贊成；前日之戰乃不得已耳。今聞你要攻叙府，彼此不要再作無意味之犧牲，你要叙府，給你就是了。余言：彼既不贊成袁作皇帝，即是同志。我等出兵為打袁皇帝，馮旅長既是同志，當然不能再打仗。叙府無論誰占均無關係，不過馮旅長不能派兵援助張敬堯。蔣云：馮與張是仇人，今既不願同你打仗，安能再去援張。余云：馮若決不援張，請馮仍在叙府，余還橫江，你能担保否？蔣云：我願以人格担保，若無實在把握，決不來欺騙老同學。即與之約定，余仍回橫江。將以上情形，電告蔡、唐兩公。